

卑南族？排灣族？ 從東排灣Tjavualji部落看頭目與 巴拉冠的社會 再生產¹

Puyuma or Paiwan? Chiefs, Men's Group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among Tjavualji,
Eastern Paiwan

葉一飛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Suliljaw-Lusausatj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前言

1980年代是原住民族積極爭取權益的開端，還我土地運動、原住民族正名行動，破除吳鳳神話、抗議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挖墳事件，抗議蘭嶼放置核廢料等，一直到現在原住民族人恢復傳統姓名、捍衛阿塹衛古道等行動仍持續進行著。就在這樣的社會背景，1995年左右時，卑南族的Katipul部落與排灣族Laraulan部落開始集結20歲左右的年輕男性，醞釀草起青年會組織，希望以1940年代以前的會所制度為基礎，復振男子年齡階級組織。五年後Tjavualji部落跟進這股趨勢，青年帶回從Laraulan部落學習的訓練方式與儀式意義，如今，青年會一詞，已是30歲已婚男性深植心中的共同記憶與倫理價值。年輕一輩的弟弟們看著年長的哥哥走完這樣辛苦的訓練，也都期待未來可以通過儀式成為部落裡有能力、被人信賴的青年。

2009年暑假期間，筆者正在臺東縣太麻里鄉北里村境內的Lupakadj部落進行排灣族人嚼食檳榔的生活習慣之田野實習調查，當時借住在南方三公里Tjavualji部落的叔叔家，除了往返兩部落，我時常也會騎著摩托車在部落裡隨處觀察，就在7月中的某一天，遠遠聽到利力武頭目家傳來熱鬧的喧嘩聲，看到那麼多人聚集在此，我也靠近湊熱鬧，詢問旁人原來今天是利力武部落收穫祭的日子，屬於利力武部落的族人今天全部在頭目家旁的空

地一起同歡。在眾多族人當中，總是有一群穿著整套傳統服飾的年輕人穿梭於會場各處，送水、扛物、跳舞都少不了他們，原來他們就是青年會青年。對於從傳統服飾來判斷屬於何種族群的功力，我還算在行，可是看到他們這一身打扮，我頓時喪失了分辨的能力，既有卑南族服飾的配色又有排灣族的刺繡圖紋，很難光從外在服飾的表現，斷然區分Tjavualji的部落族人屬於哪一族。

翻開臺灣原住民的通俗性文獻，我們大概會知道，排灣族屬於貴族社會，社會中有其階序性，頭目與平民間有著不同的權力與財產分配關係；而卑南族最具特性的就是男性會所與男子年齡階級制度，偏偏Tjavualji部落兩種社會特質都存在，並且和諧地運作著。之後，我又進一步地發現，無論是頭目的個人名與家名，或是傳統歌謠的旋律，甚至是儀式的進行方式，或男子會所的空間配置與青年會的組成，都一再地出現這兩種族群的影子。同年8月8日，因莫拉克颱風首先侵襲太麻里地區，我倉促地完成檳榔文化的調查工作，上述的田野發現只能先暫時放在心中，直到一年後我才又選擇Tjavualji部落為田野地來撰寫碩士論文，對於當時產生：「為什麼Tjavualji部落會同時出現卑南族跟排灣族的文化表徵，而這一組文化表徵又是如何互動」的疑問，才有進一步地釐清的機會。下一段我們先來概略地認識Tjavualji部落。

Tjavualji部落的創始、遷移與頭目

Tjavualji²部落位處臺東縣太麻里鄉大王村境內，北接北里村，南鄰泰和村與金峰鄉正興村，西靠中央山脈，向東為太平洋，距離最近的卑南族Katipul部落有16公里遠，為一典型的「依山傍海」聚落。根據2012年初最新統計³，全村861戶共2,180人，60%的人口為漢人，主要為來自嘉南平原的閩南族群，少數為外省籍。原住民人口（平地原住民與山地原住民合計）304戶共862人，約佔全村40%，其中排灣族人多數，另有從臺東縣東河鄉等地遷居而來的阿美族人。族人大多受聘於漢人地主或自行承租農地務農，或為臨時工從事工地灌漿、釘板模、維護海岸清潔等勞力性工作，只有少部分人在國中、國小、公家機關服務。

有關Tjavualji部落名之典故說法分歧，筆者蒐集來的資料得出三種說法：其一，*tjavali*⁴為一種植物名，因遷移者來此處種下此物，或眼見此地到處長滿*tjavali*，而以該

植物為部落名；其二，*nastjavalj*為漂浮之意，耆老指出太麻里的日出就很像漂浮、吊掛在北里村與香蘭村之間，因此為名，後來引伸為日昇之鄉；其三，文史工作者認為，Katipul 卑南語 *ta* 為 *tja* 的古音，是我們的意思，*vua* 是果實之意，Tjavalji 是指「我們開花結果的地方」。無論如何，光從地名就可以看出 Tjavalji 部落與卑南族有某種的關聯性。以下再從神話傳說故事與遷移路徑說起 Tjavalji 部落跟卑南族、排灣族的創始、移動與接觸。有一則神話是這麼說的：

創始時期，五名兄弟姊妹，乘坐在如同米白的木頭上漂浮在海面。當時天空仍是一片昏暗，五人經過商量之後，決定要有一位上天成為光體，於是其中一名叫做 Humin 的男子便被其他四人推向天空，成為太陽，到了夜晚，名叫 Vulcan 的女子則被剩下的三人推向天空成為月亮…剩下三人，他們的名字分別是 Sihasihaw、Tavatav、Paluh，最後就漂流到被稱為 Lufa'an 或 Panapanayan 的地方。(曾建次 1998:19-22)

Lufa'an (以下稱陸發岸) 今日位於太麻里鄉三和村臨海的一處斜坡上，亦稱為「臺灣山地人發祥地」，Katipul 部落所屬的小祭屋仍可以看到上頭有斑駁的漢字，寫著三位上岸的始祖名字(圖1)。

Tjavalji 部落文史工作者認為，現在這個地方沒有任一絲曾經有先人居住過的痕跡，連器物、墓葬都沒有留存的原因在於，以前臺灣東部的海岸線並沒有現在那麼高，先人真正居住過的位置很有可能已經淹沒在海面之下，我不禁懷疑三和村一帶的海底「懸崖步道」遺跡是不是能和 Tjavalji 部落族人的「海外遷移傳說」勾連在一起。部落耆老告訴我，以前 Tjavalji 地區沒有小米，在綠島或蘭嶼才有，以前臺灣東部與這兩座小島之間有陸地連接，先人因為去蘭嶼取小米種回來種植，族人才開始食用小米，那是個達悟族人尚未自菲律賓巴丹島遷移到蘭嶼的時代。儘管上述只是透過許多文獻的推論，或難以證實其真實性的神話傳說，但確實有其邏輯性。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除了少部分從屏東遷移來的族人之外，



圖1 位於陸發岸的Katipul部落族人祭祖儀式處

¹ 全文為2012年1月18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99年度原住民訪問學者」獎助之成果演講稿，當時題目訂為「頭目、青年會與社會再生產—以東排灣Tjavalji為例」，後經修增成為本文。其中第三節改寫自「東排灣Tjavalji (大王)青年會之重組與運作」期刊論文之部分內容，刊登於臺東文獻復刊第17期，其他章節則部分修改自筆者以「東排灣的男子會所(palakuwan)與社會階序—以Tjavalji為例」為題目的碩士論文，特此說明。

² 今日Tjavalji是以全部落為範圍的地名，另也意指全部落分社之後的其中一小社，為以示區別，筆者以「Tjavalji部落」來表示前者，以「大麻里」指涉後者。

³ 資料來源：太麻里鄉戶政事務所2012年5月大王村人口統計。網路資源：<http://0rz.tw/M4Tgn>

⁴ 究竟為何種植物已不可考。

Tjavualji 部落族人流傳的起源不是一般對於排灣族認知的大武山(Tjakalaus)，而是陸發岸，在老一輩族人的觀念裡，前者是 *sezayazaya* 的人，他們戲稱這群人是從屏東而來的「山地山胞」；後者是 *seqaroqaro*，意思是跟卑南族很親近的「平地山胞」。

不知過了多久地上又發生一次洪水，所有人再度慘遭滅絕的命運。有一對姊弟在此出現，姊姊叫 Tjuku，弟弟叫 Sihasihaw。Sihasihaw 有兩名孩子，叫做 Kazanrahan 與 Pangulihan，他們勸誘父親到現址 Katipul。Tjuku 因個性外向善交際，每天與一些同年婦女吟詩誦歌耗盡家中貢品，弟弟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與姊姊翻臉，Tjuku 一氣之下便把自己的好友以及部屬帶離發祥地。

Sihasihaw 就是現在 Katipul 部落的 Mavariu 家族的創始者，其兒子與追隨者直接從陸發岸來到現址，姊姊 Tjuku 則往太麻里溪流域上游遷移，她死後，有一部份的人繼續她生前的期盼，往東邊的方向回到陸發岸，最後往 Katipul 定居。Katipul 之地名就是源自姊弟兩家族居住在同一處之意 (*kur TipuL kur kasa*: 合併在一起)⁵。

其中 Kazanrahan 有一女兒 Canavas。他們讓女兒 Canavas 招贅一名男子，該男子善於狩獵，認為狩獵地的土地肥沃，勸其妻子遷移，後來得到父親的贊同，於是遷移至太麻里 Tjavualji (曾建次 1998:25-29、宋龍生 1998:60-62、汪憲宗 2012)

傳至第三個世代 Paqarun 在世時，他遠自 Uraluts (高雄州潮州郡 Kuraluts 社)，迎娶了該社 Arangiljan 頭目家的女子 Saulalui 為妻，迎親時，新郎從新娘接下了施過百步蛇雕刻的陶甕與琉璃珠串。相傳由於排灣族人的遷入，本社的人不再講卑南族語，改用排灣語溝通。(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楊南郡譯注 2011[1935]:453-454)

由此可知，Katipul 卑南族的先祖與 Tjavualji 部落創始者為一祖孫關係，更精確地說 Tjavualji 部落的族人與 Mavariu 家族更為親近。現今 Tjavualji 部落的始祖石碑位在陸發岸最南邊的位置，Katipul 部落的祭台在其右側(北方)，這與現今部落座落的方位一致。Tjavualji 部落所屬的石碑上沒有刻畫始祖名字，但有一個小祭台供族人祭祀之用，上頭還有留下已經腐壞的儀式用檳榔殘留。筆者後來更深入地探詢這個遷移故事的真實性，發現當時遷移到達的位置應該是現在的金峰鄉正興村，族人稱其為 Sinapayan，意指新開墾之地。根據系譜圖得知，Canavas 生存的年代大約落在距今 370 年，也就是 1640 年。大概在 1850 年左右，因為部落屢受太麻里溪氾濫影響，最後才來到現今的居住地。換句話說，Tjavualji 部落的遷移都是因為需要更多耕地耕種或居住地而產生的自發性移動(圖2)，與清廷、日殖或國民政府遷臺的政策皆無關。之後，Tjavualji 部落另外出現兩個分支頭目家系，也就是 Mavariu 頭目家與 Vavelengan 頭目家，前者領導的族人稱其居住帶為加拉班部落，後者為利力武部落。

大約在 300 年前左右，起源於大武山的排灣族開始有東遷的足跡了，這個時期開始傳入排灣族的物質文化、語言與儀式習慣。之後的數個世代，屏東的排灣族不斷地經過大武地區來到 Tjavualji，排灣族人口驟增，語言從原來的卑南語變成排灣語。其中從屏東平和社東遷而來的拉加崙部落，後來在 Tjavualji 部落建社，成為部落內第四位頭目家：Tigitigan (表1)。

由上述可知，Tjavualji 部落與卑南族的關係可說是甚為密切，起源神話、傳說與家譜，往上追溯都可以看到兩者有著共同的祖源關係與血脈，只是後來屏東排灣人東遷至此，帶入不同的生活形式跟語言，使得 Tjavual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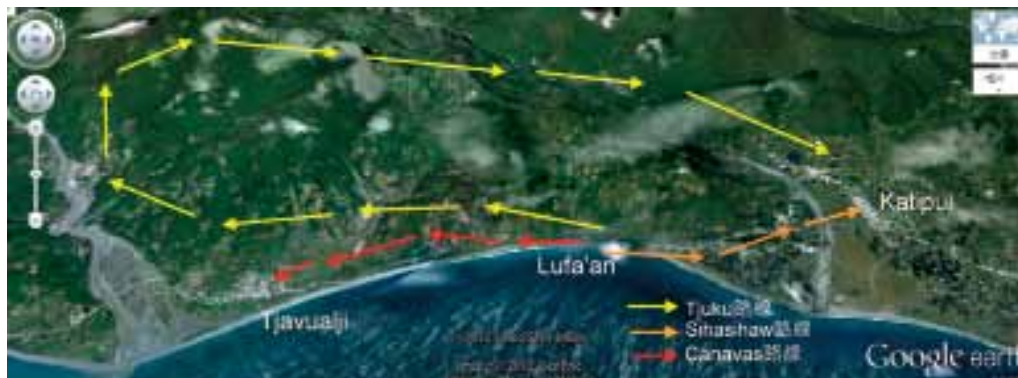


圖2 Tjavualji 部落與 Katipul 部落三位先祖的創始與遷移路徑圖(原圖引自於 Google Map，筆者另行增繪)

部落同時具備兩族的文化特質。若從傳統的層面看起，我們會看到同樣的空間、社會制度一起出現排灣與卑南族的影子，像是源自屏東排灣族的頭目家屋前，有著巨大的石碑象徵著崇高的地位，同時也有卑南族的巴拉冠座落於頭目家屋旁，裡頭有一群未婚青年在此過夜，等著頭目吩咐執行部落事務；頭目私有的祖靈屋裡有象徵祖靈的祖柱，這與屏東排屋無異，但是也會有另一種稱為*kawulasan*的神龕吊掛於祖柱旁，這是卑南族祖靈屋常見的配置(圖3)。以下我們繼續針對青年會與巴拉冠剖析。

青年會的階級、責任與服飾

部落內，「會所」、「巴拉冠」與「青年會」呈現混用的狀態，族人並不特別區分，但是若進一步的討論仍然可以找出差異性。「會所」(男子會所之簡稱)，特別指男子聚會的具體空間，青年常說的「加入會所」指的就是成為男子年齡組織的一員；「巴拉冠」為卑南語*palakuwan*之音譯，意思是男子會所，這一詞常使用於耆老的口中，指涉為部落服務的青年組織，一共有五個階級，從事比較屬於傳統性質的事務，像是狩獵、保衛部落、養成教育等，女性不可參與特定的會所儀式，例如成年禮，而巴拉冠同時也指涉他們討論、過夜的聚所。日治時代之前，如同卑南族一樣，部落各家族內有自己所屬的會所，各由家族領導的頭目來管理，不同的是，卑南族的巴拉冠建築有自己的名字，而Tjavalji部落則否。「青年會」名稱來自日語*sinengan* (*sinen*，青年；*gan*：會)，指以男、女青年為成員的組織，其意涵則較廣，比較從事跨部落的文化傳承、聯誼聚會，這一名稱在卑南族或排灣族都被使用，有些部落的青年會並不強調年齡之差異。另有部落是以

基督教會為成立基礎，從事傳道、團契聚會、主日學等的宗教事務。青年會長稱之為*kanciu*，日語為「班長」之意，或排灣語*tjavulun*，意指「年紀較大者」。Tjavualji部落族人通常直稱領頭者為會長。以下簡述巴拉冠各年齡階級的責任與服飾。

1. **takuvankuvan**: 參與者主要為國小學童，此階級名取自Katipul卑南語的少年會所(*takuvan*)之意，青年稱之為「小階」。他們是會所年齡最小的孩子，是學習服從上級的階級。儀式時，上身不穿衣只穿上黑色短褲，並在臀部配上臀鈴(圖4)。

2. **valisen**: 與Katipul卑南族稱呼相同，為勞役階級。大約是14至20歲的高中、國中生，他們開始從耗費勞力之



圖3 吊掛於家戶性祖靈屋內的*kavulasan*(神龕)

表1 Tjavalji部落現今四頭目、家名、位階與創始地一覽表

部落名	中文慣稱	頭目家名	位階	遷移來源
Tjavualji	大麻里	Arangiyan	最高	Lufa,an
QalJapan	加拉班	Mavariu	次高	Lufa,an
Ljiliu	利力武	Vavelengan	次高	Lufa,an
Ljagaljen	拉加尙	Tigidigan	最低	Padain (Paumaumaq群Piuma社)

⁵ 一般人稱Katipul為「知本」，此乃閩南語tipul之諧音。



圖4 年齡較小、未著上衣者為*takuvankuvan*

事務，同時也其必須服從大階的命令，不可有抗拒之意，若不遵從需接受訓責。國中生可以再配上披褲，而高中生可以另外穿著上衣，以區別兩個階段的*valisen* (圖5)。

3. maqacuvuncuvun: 排灣語「年輕人」之意，是20歲至未婚的男性，主要是大學生或已服兵役者，被稱為「大階」。進入此階級前必須先通過「成年禮」摔打、訓罵的儀式。青年會長由此選出，青年必須接受上級的指教，並分派工作給以下的階級青年。他們可配戴華麗的頸鍊、斜批貝殼製披肩，也有繫上束腰配戴禮刀的權力(圖6)。

4. maketaketan: 卑南語，指涉部落已婚或有子嗣之男性，一般稱「會所長老」，簡稱長老，是下達指令、訓勉青年的階級，如有不滿會長的領導，可以予以懲罰。服飾上可以自由選擇，大多會簡單化，只會穿著山地背心。

5. tjalumaqan: 排灣語，青年亦稱為「長老」，有孫子輩親屬之男性皆屬之，責任與*maketaketan* 相似。傳統上*maketaketan* 與*tjalumaqan* 皆不於巴拉冠住宿，而其他階級則必須在巴拉冠內過夜直到結婚，其服飾與*maketaketan* 雷同(圖7)。

我們可以看到巴拉冠的階級名稱，表現出排灣族跟卑南族混用的狀況，不同的語言指涉雷同的意義，族人並不矛盾之感。相反地，這樣的階級名，正好突顯祖源與*Katipul* 卑南族相同性，又加入屏東排灣族遷入所帶來的文化表現。另以大階青年的披褲來看，配色可說是與*Katipul* 卑南族如出一轍，黑色素面的上衣，顯得(桃)紅色的披褲更為亮眼。仔細端倪，*Tjavualji* 部落的披褲則保留百步蛇紋、陶壺紋、連杯紋與菱形紋等(圖8)。巴拉冠的青年一再地被教育，*Tjavualji* 部落祖源來自陸發岸，體內流著與卑南族，尤其是*Katipul* 部落一樣的血脈，可

是不要忘了自己也要保留屏東排灣族的生活習慣。會所長老曾經收到一份問卷調查，裡面有一道問題是這麼問的：「請問您屬於臺灣原住民哪一族群？」在十幾個選項當中，長老自己畫上「其他」的方格打勾，並註記「我是太麻里(*Tjavualji*)的子民」，意思是，我們既不是排灣族也不是卑南族，或者說，我們既是排灣族也是卑南族，他開玩笑說乾脆叫做「卡茲達斯族」⁶。一名為正式國小教師的會所青年，曾受邀到臺北十三行博物館演講，與會聽眾提問道：「若是*Tjavualji* 不屬於排灣族或卑南族，那麼有正名的聲音嗎？」青年回應表示：「部落內最美的就是同時保留兩種文化形式，讓部落呈現多元的表徵，並不一定要正名才能顯示自己的特殊性」。

巴拉冠建築內的互動關係：頭目、祭師/巫師與青年會

上一節，我已經告訴讀者巴拉冠與青年會基本的差別，接下來我們要從具體的建築空間來看頭目、祭師/巫師與青年會的行為、活動秩序。傳統上，排灣族行長嗣繼承，頭目的世襲傳承不分男女，家中輩份最大者即為當然的接任者，因此由女頭目帶領部落是常有的例子。頭目是管理、號召青年的領導者，頭目下有類似



圖5 7月收穫祭前，正在為部落祈福的*valisen*。



圖6 受邀前往大武鄉大島部落參加收穫祭的*maqacuvuncuvun*



圖7 前排左一是*maketaketan*，左二是*tjalumaqan*，此為參與活動之盛裝照片。



圖8 色澤近似卑南族，圖紋仍保有排灣族風格的百步蛇紋、陶壺紋、連杯紋與菱形紋。

今日的「秘書」或「總幹事」來協助執行事務。1940年以前，Tjavualji 部落裡有四間巴拉冠，分別座落於四位頭目家屋旁，由頭目各別管理或下達指令給會長執行訓練、服務或征戰，每一間巴拉冠有若干名未婚的男子居住其內，如同一座軍事堡壘，對抗其他部落仇敵或殖民者。族人表示，巴拉冠嚴格禁止女性進入，巴拉冠是一間充滿「靈」的空間，頭目家的女性因為具有平民沒有的「巫」的體質，可以免其禁忌入內，但是不可在內活動甚至過夜，只能入內打掃不可久留；同樣地女巫師也因為具有行巫、通靈之能力，可以入內作儀式。曾經就發生小女孩趁眾人忙碌時，跑進巴拉冠裡玩耍，隔日所有青年發燒生病的例子。男頭目則沒有性別的禁忌，入內訓練青年是可以被接受的行為。由於許多部落儀式都必須透過青年會來執行，執行部落儀式的男祭師算是最常進入巴拉冠行儀式的族人。因此，一名女性是否屬於頭目家族，並且是否具有行巫能力才算是可以踏入巴拉冠的門檻，否則其他皆一律禁入，所以我們絕對不會看到一般的女性入巴拉冠活動。

這樣的禁忌，是以性別為單位，巫力則是可以緩解女性帶給巴拉冠的緊張。雖然筆者無法證實，究竟是排灣族的長嗣制度先傳入 Tjavualji 部落，還是巫力決定可否進入巴拉冠之規範早以存在於部落內，至少從現今的部

落社會運作來看，排灣族會出現女性的頭目，而頭目又是掌管巴拉冠之人，青年們又必須絕對尊重頭目，那麼女頭目勢必有進入巴拉冠的可能，而巫力就可以算是解決女性不可踏入會所內的妥協，因此祖靈柱下方的祭台，擺出象徵男女頭目的竹杯，供祭師或青年會祭拜也就不足為奇了。

Tjavualji 部落目前有四位頭目，頭目也都有後嗣，其中有些後嗣是男性。族人強調，頭目的兒子一樣要加入會所，沒有平民或貴族之分，要接受一樣的訓練，往後接任頭目時才會受人尊敬、愛戴。換句話說，青年會明顯的年齡階級制度，是忽略頭目與平民階級／階序的，頭目家的青年被訓練、晉階的方式比照一般青年，過程中要行勞役活動，像是攙扶老人、端取茶水、搭建宴席的帳棚或打掃宴後的街道，被訓誨、做錯事也要接受罰責。在巴拉冠裡，服從上級教育下級是唯一的準則，彷彿服兵役一樣。過去巴拉冠裡設有穀倉，青年會將其他部落族人納貢給頭目的糧食扛運回來存放在此；也會有禁閉室，若有犯錯情節重大者，接受懲罰後，必須關進禁閉室反省悔過。

從巴拉冠裡的空間，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樣的年齡階級劃分，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活動區域。巴拉冠最重要的物件非祖靈柱(圖9)莫屬，祖靈柱是一個象徵性的木

⁶ 卡茲達斯為排灣語Kaztas之音譯，意指東方，部落內有一石碑就刻著卡茲達斯四字。此為屏東排灣族稱東邊原住民族人的別稱，因涵蓋的範圍太廣，族人多半表示不認同，認為Tjavualji才是真正的自稱。

柱，沒有實際支撐的功能，通常位於巴拉冠內的中央偏後方的位置。巴拉冠屬於部落所有，部落的造物主、祖靈、祖先、頭目皆寄居其上，祖靈柱上方連結屋頂之處，甚至也有火靈、風靈、雷靈居住於此。祖靈柱是青年會中心崇拜之物，每當進行部落性儀式時，男祭師在這裡先行告知祖靈，而青年會長也會協助男祭師進行儀式，為祭台上的竹杯斟酒，平日小階青年不可接近甚至碰觸儀式器物。

祖靈柱是具有會所制度與頭目階序特質的南島民族常會有的空間配置，在屏東排灣族、魯凱族的頭目家屋、祖靈屋尤其可以發現其不可缺少的重要性。巴拉冠整體的組織構成與空間規劃雖大都朝向卑南族的模式來運作，但是這根祖靈柱，是從過去利力武部落頭目家屋的主柱搬遷而來，繼續扮演讓在此空間活動之人的中心崇拜對象。筆者曾經以青年會的身份拜訪Katipul部落的青年會及其成人會所，雖同樣有崇拜之物，他們的會所內就沒有這種立柱的設計。

再來就是火塘，火塘皆設在室內的中央或後方，有些部落的火塘有一坪之大。與一般家用的爐灶不同，火塘不會用來燒烤食物。祭師提到，火塘內的火帶有「運」，火必須終年不斷，巴拉冠就像是有生命、正在呼吸的物體，生命的運才不會間斷。火塘燒出來的煙，有吸附青年聚集於此的功能，一旦火燒起來就會有煙氣，青年自然會注視著火塘，將注意力放在巴拉冠內，煙往上飄了，就會告知天上的祖靈，青年都聚集在巴拉冠了。因此煙氣是連結人與靈的媒介。平時聚會時，只有青年會長可以站立在火塘旁邊下達指令，巴拉冠核心的大階的青年，是維繫會所運作、教育的中心群體，可以最靠近火塘圍坐著。年紀較小者，則一樣要面向火塘，坐在比較遠離火塘的竹床邊聽取訓勉，所以以空間的神聖性與世俗性，我們可以看到內優於外。

最後則是竹床。傳統上一間巴拉冠的竹床設在左右兩旁，呈現樓中樓的配置，每一個青年在不同的階級期間有不同的睡眠位置，階級的大小與竹床上下、裡外相互呼應。舉例來說，緊鄰門口下層的竹床，睡著年紀最小

的青年，他們睡覺的位置位在窗戶旁邊，一旦有老人家入內，他們要第一個下床接待，同時也要快速地傳達部落傳來的消息給會長知道；而位在最內側上層的竹床則睡著青年會長與大階青年，這群人是從下層靠窗戶的位置，「一路睡到裡面」，他們很靠近祖靈柱，能睡在這裡的青年，就如同被崇拜的祖靈柱一樣，是一群有能力、被敬仰的青年。簡單說，青年的睡眠位置，會由外而內、由下而上的進行，若將時間拉長，即使是睡眠，都令人感覺巴拉冠的青年呈現未靜止的狀態，所以青年的睡眠位置充分顯示青年會的倫理制度。

事實上，這種竹床的設計，與一般住宅式的住屋

很不同，一般住屋呈現一個樓層，Tjavualji部落的巴拉冠竹床與Katipul部落的巴拉冠像極了，儘管階級名稱因部落的始源影響帶有排灣的詞彙，但是空間的配置與會所內成員活動的規範，可以說是完全相同。屏東排灣族比較不會因為為了聚集青年而特別興建一間聚會的建築，而是直接被頭目召集到其家屋的前庭集合，可是當我們觀察深深帶有排灣風格的利力武部落祖靈屋，我們也會看到裡面內部設置一處非烹煮用的火灶，同樣也是用來連結祖靈的儀式設計。由此看來，傳統的火塘，排灣族與卑南族，多少還是有共同性存在。



圖9 會所內的祖靈柱雖無實際支撐功能，但仍有重要的儀式意義。

當代頭目與青年會的儀式再生產

在排灣族文獻中，婚禮經常是會被大篇幅記錄的儀式，頭目家的婚禮更是如此，不過喪禮的部分，可能是因為不易觀察記錄而較少被提及。本章將以2011年10月的一場喪禮前的「守靈」為例，來觀察當代頭目與巴拉冠的社會關係。

這是一場利力武頭目的喪禮，出門在外縣市工作、求學的青年，皆被告知要回到部落參與告別式。告別式前的最後一夜，青年都來到進行儀式的靈堂，會所長老下達命令，參與協助的青年會成員必須穿著傳統服，並改綁黑色的頭巾，表示最高的哀悼與尊敬。這一晚青年會的男女青年都必須共同「守靈」至清晨，守靈的行為看起

來像是轉化「盡孝」的意涵，頭目雖然不是青年們的親生父親，可是都視他為部落的最高精神領袖之一，而且他的孩子積極參與青年會，安慰、協助該名青年走出傷痛，是巴拉冠青年必須擔負的責任，青年們認知到這幾天唯有一同陪伴頭目家的兒子，才對得起頭目本人。當晚下起大雨，彷彿天上的祖靈都在為頭目的過世感到悲傷，大家都集中聚集在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會所長老也在此時，表示對青年會的殷切期盼，他認為青年會必須更團結，因為過去幾天只有零星的女青年來此安慰家屬，而且參加7月收穫祭的人數也應該更多，就有大階青年提到：「今天頭目的死是在警惕我們，我們青年會要活起來、動起來，要對得起自己、對得起部落」。看起來頭目的過世，反而更加連結青年會與部落的社會關係，促使青年要多加參與部落事務，並尊敬部落的耆老。

頭目過世了，不免會去談論到下一任接任頭目的適合人選。理想上，頭目接任的人選，應該要以家裡輩份最大的人為主，若這個人不想要接任，再讓給弟弟或妹妹是可以被接受的。長老也告訴加入巴拉冠的另一名頭目家青年：「你要多多主動參與落事務，胸襟性格放開一點，現在你先慢慢見習，以後頭目不會有其他人了，就是你」。

看起來守靈的氛圍，就是希望「再生產」頭目，雖然結果不可能在這一夜就決定出來，至少可以看到守靈的過程，再現了頭目應由長嗣繼承的期盼，而這一社會原則與排灣族如出一轍。部落工作者指出，「Katipul沒有頭目，沒有像排灣族這種世襲的、來自固定家系的領導者，卑南族的領導者是依照個人能力推選出來的，因此領導人所屬的家族，也會跟著變動。」所以在這裡我們發現，與卑南族幾乎相同的青年會組織，因內部加入了排灣頭目家系的青年，希望此名青年往後因有了會所的訓練，而更有領導的風範，使得巴拉冠的運作，不只是從事訓練教育，最終的目的是希望延續排灣族的繼承傳統，並培養一名更有能力的部落頭目。

事實上，Tjavualji 部落族人對於排灣或卑南文化的表現都有基本的認知，他們大都可以區分語言、音樂、名字、建築建構、儀式型態，哪些事物是來自排灣族或卑南族，儘管這些表徵大都從單一物質與非物質的個體共同表現，族人面對兩種文化的共存，心態上顯得相當開放與彈性。從上文當中可以看到在巴拉冠組織的階級名，是兩者併用的，可是在組織的條件上，則是忽略排灣的頭目階級，只以年齡為標準，這與Katipul 部落一樣。而

在巴拉冠實體建築上，竹床與卑南族幾乎雷同，而祖靈柱的設置帶有排灣的風格；觀察青年的服飾，則又同時加入兩族的圖紋或配色。而守靈則表達巴拉冠組織與頭目家系同時運作的和諧，呈現相輔相成的互補性。

結語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了統治Tjavualji 部落，先將巴拉冠整合成一間，後來更將會所制度廢弛，為的就是要讓部落的軍隊解體，已達到教化、殖民的目的。1945年日本結束在臺灣的統治，也瓦解巴拉冠在部落的功能，國民政府領臺後，巴拉冠不復存在，如今，曾經加入過會所訓練並還健在的部落族人已經不多了，1950至1960年代出生的族人，也就是目前60多歲的耆老只能耳聞父親或叔舅輩的親人曾經加入巴拉冠，征戰、出草的經驗，部分族人則幾乎要失去巴拉冠的回憶。外來政權帶來不同的族群與價值觀，部落結構改變，會所組織消失了，頭目的地位也漸漸地走入黃昏。終於在2000年，會所長老極力爭取經費、土地，在許多不認同眼光之下，集結部落青壯年男性，復振消失近50年的巴拉冠組織，並在2006年重建青年會所，讓青年有一個討論、教育的處所。復振青年會不只是將一群學業表現不佳的青年尋找回來，並從中灌輸傳統教育的價值與倫理，同時也讓部落的祭師、巫師有其發揮的空間，傳統信仰因為這群人、這一棟建築有了傳承的機會。頭目也因為青年會的敬仰，而慢慢地找回在部落的崇尚地位。青年會一步一步地找回以前的倫理價值，並轉化過去嚴格的軍事訓練，以當今的商品化形式，自己設計潮流T恤來賺取運作的資金，鼓勵孩子加入會所，讓孩童們認同青年會的存在；最重要的是，持續地讓卑南族的神話傳說故事、會所組織、部落儀式傳承至下一代，成為孩子們根深蒂固的知識，讓青年瞭解到排灣族雖然是自己認同的族群身份，但是也要記住與卑南族有密不可分的親緣關係。

參考文獻

- 卡地布部落文化發展協會(2012)部落文史。網路資料：<http://0rz.tw/b83MU>。
- 汪憲宗(2012)太麻里鄉101年度「部落頭目長老交流會議」會議資料。未出版。
- 宋龍生(1998)臺灣原住民史 卑南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2011)[1935] 臺灣原住民系統所屬之研究，楊南郡譯注，頁453-454。臺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 曾建次編譯(1998)祖靈的腳步。臺北：晨星。